

说唐全传

佚名/著

大说唐丛书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说唐全传 / (清) 佚名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1

(大说唐丛书)

ISBN 978-7-203-06353-7

I. 说… II. 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 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0841号

说唐全传

著 者: 佚 名(清)

责任编辑: 蔡咏卉

装帧设计: 赵 源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 sxsckb@163.com - 发行部

sxsck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ck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420 千字

印 数: 1-75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353-7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第二十一回	俊达有心结勇汉	咬金不意得金盔	(150)
第二十二回	众捕人相举叔宝	小孟尝私人登州	(157)
第二十三回	杨林欲嗣秦叔宝	雄信暗传绿林箭	(164)
第二十四回	秦叔宝劈板烧批	贾柳店刺血为盟	(171)
第二十五回	群贤拜寿华封祝	二劫王杠虎被擒	(178)
第二十六回	因劫牢三挡杨林	赚潼关九战文通	(185)
第二十七回	伯当射箭救好友	叔宝走马取金堤	(193)
第二十八回	咬金三斧取瓦岗	魔王一星探地穴	(201)
第二十九回	茂公智退三路兵	杨林怒打瓦岗寨	(208)
第三十回	假行香罗成私义	破阵图杨林丧师	(215)
第三十一回	邱瑞中计降瓦岗	元庆逞勇敢取金堤	(222)
第三十二回	裴元庆怒降瓦岗	程咬金喜纳翠云	(229)
第三十三回	现琼花指示兴亡	上扬州商议开河	(236)
第三十四回	袁天罡驱神造殿	李元霸力赛成都	(243)
第三十五回	众王盟会四明山	三将合战宇文成都	(251)
第三十六回	冰打琼花识天运	剑诛异鬼避凶星	(258)
第三十七回	五虎将打临阳关	王伯当盗呼雷豹	(265)
第三十八回	裴元庆祸中火阵	尚师徒失机全节	(272)
第三十九回	秦琼三锏倒锏旗	罗成枪挑孽世雄	(279)
第四十回	罗春保主归金墉	杨林设计谋反王	(286)
第四十一回	罗成力抢状元魁	闹海压死千金闸	(293)
第四十二回	元霸被雷归神位	咬金斧劈老君堂	(300)
第四十三回	李密投唐心反复	单通招亲贵洛阳	(307)
第四十四回	尉迟恭打关劫寨	徐茂公访友寻朋	(315)
第四十五回	辞雄信二杰归唐	白虎星官封比肩王	(322)
第四十六回	秦王夜探白璧关	叔宝救驾红泥涧	(329)
第四十七回	咬金落草献军粮	叔宝枪刺宋金刚	(336)
第四十八回	敬德识破假首级	公山賛书刘文静	(343)
第四十九回	咬金抱病战王龙	文静设谋诛定阳	(350)

第五十回	秦王兴兵定洛阳	罗成大战尉迟恭	(357)
第五十一回	咬金说降小罗成	秦王果园遇雄信	(364)
第五十二回	黑煞星误犯紫微	天蓬将大战建德	(371)
第五十三回	尉迟恭纳黑白氏	马赛飞擒程咬金	(378)
第五十四回	罗成力擒马赛飞	咬金脱难见秦王	(385)
第五十五回	八阵图大败五王	高唐草射破飞钹	(392)
第五十六回	秦叔宝力斩鳌鱼	单雄信哭别娇妻	(399)
第五十七回	秦琼建祠报雄信	罗成奋勇擒五王	(407)
第五十八回	殷齐王谋害世民	尉迟恭御园演功	(415)
第五十九回	世民宫门挂玉带	敬德屈受披麻拷	(422)
第六十回	黑闼兴兵犯鱼鳞	定方一箭伤九虎	(430)
第六十一回	殷齐王屈打罗成	淤泥河小将为神	(437)
第六十二回	罗成魂归见娇妻	秦王恩聘众将士	(444)
第六十三回	尉迟恭诈称疯魔	唐高祖敕封锏鞭	(451)
第六十四回	五龙大战紫金关	弥天妖法战唐将	(459)
第六十五回	雷赛秦假尉迟恭	秦叔宝擒黑面贼	(466)
第六十六回	宝镜照出弥天道	五王失算丧家邦	(473)
第六十七回	麒麟阁旌表功臣	升仙阁奸王斗富	(481)
第六十八回	李靖丹救众国公	太宗位登显德殿	(488)

时，秦旭道：“目今我邦南连陈国，西接周朝，干戈不已，只要使我祖孙父子同建太平之意。”年方五岁，齐主差秦彝领兵镇守济州，父旭在晋阳护驾。因周兵大至，齐主出奔檀州，只留秦旭、高延宗把守。与周兵相持月余，延宗被擒，杨林奋勇打破城池，秦旭孤军力战死节。正是：

苦战阵云香，轻身报主恩。

吞兵空有恨，厉鬼尚犹存。

周兵攻破晋阳，起兵复犯济州，离城下寨。探子飞报入城。秦彝闻报，放声大哭，欲报父仇，提兵欲出。有齐主差丞相高阿古协助，高阿古惧杨林威风，急止住道：“将军且住！晋阳已破，孤城被围，何不开城投降？此为上策。”秦彝道：“主公恐我兵单力弱，故令丞相协助，岂可偷生无志？”阿古道：“将军好不见机。周兵势大，杨林猛勇，守此孤城，亦徒劳耳！”秦彝道：“我父子誓死国家，各尽臣节。”传令紧守城门，自己回府进衙，见夫人道：“公公晋阳被难守节，这周兵已至城下，高丞相决意投降。我想我父子世事北齐，岂可偷生苟延性命？若势败，我当以死报国，见先人于地下。妹子远适罗门，音信杳然。只有太平郎这点骨血，我今托孤与汝，切勿轻生。可将金装铜留下，以为日后存念。秦氏一脉，赖你保全，我死亦瞑目矣！”

正在悲泣之际，忽听外面金鼓振天，军声鼎沸，原来高丞相已开门投降了。秦彝连忙出厅上马，手提浑铁枪，正欲交战，只见周兵如潮一般涌来。部下虽有数百精锐，如何挡得杨林这员骁将？被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秦彝部军十不存一，杀得血透重袍，箭攒遍体。他遂大叫道：“非臣不能御敌，实被奸臣卖主求荣，臣力竭矣！”手提短刀，连杀数人，被杨林抢入，望咽喉下要的一枪，结果了性命，亡年四十三岁。杨林遂得了秦彝的盔甲。正是：

父子轻生全社稷，忠魂应向白云来。

此时城中鼎沸，宁夫人收拾细软，同秦安即出私衙。周兵填街塞巷，使婢家奴，俱各乱窜，单剩太平郎母子二人，东跑西走，无处

才得到见，后主道：“卿且退，明日会议出兵。”次日又鬼混了一日，一连数日，方议得二员将官出兵拒战，一个武贲将军肖摩诃，一个武英将军任忠。二人结束齐整，领兵到钟山，与贺若弼会战。只见若弼怎生打扮：

面如蟹壳双眉拂，狻猊铠甲丝蛮结。

胭脂马上火尖枪，大隋首将贺若弼。

两下排成队伍，肖摩诃出马当先，抡手中大刀搦战，贺若弼挺枪迎战。两下战有十五个回合，三十个照面，贺若弼大喊一声，把摩诃挑于马下。那陈兵大败，任忠匹马逃生，回见后主。后主并不责他，道：“王气在此，昔日齐王兵来，周师再至，无不立败，隋兵岂能奈何我哉？”于是反与任忠黄金二柜，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意思。这任忠只得再整兵马出城，到石子岗，却撞着韩擒虎的人马排立阵前。但见韩擒虎：

凤翅金盔寒气吐，红袍战甲麒麟补。

五明花马绿沉枪，大隋上将韩擒虎。

那任忠一见，不敢交兵，倒戈投降，反引隋兵入城，以作初见首功。这时城中百姓，乱窜逃生，可笑后主还呆呆坐在殿上等诸将报捷，及至隋兵进城，连忙跳下御座便走。仆射袁宪上前一把扯住道：“陛下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后主忙忙的道：“兵马杀来不是当要的，怎么不要走？性命为重！”死命挣脱，飞走入后宫，寻了张、孔二妃道：“北兵已来，我们一处去躲，不可失落。”左手挽了贵嫔，右手挽了丽华，慌慌忙忙走得到景阳井边。只听一派军声呐喊，后主道：“罢了，去不得了，同死在一处罢！”一齐跳下井去。喜是冬尽春初，井中水只打在膝下，后主道：“纵躲得过，不知杀得怎样了，决难出去。”正是：

凯歌却换后庭花，箫鼓翻成羯鼓挝。

王气六朝今日息，阿谁不笑井中蛙。

三人躲了半日，只听人声喧嚷，是隋兵搜掳珠宝宫女。见正宫端坐宫中，太子闭门而坐，单不见后主。兵士四下找寻，擒了个宫

女吓他，要他说。宫女实说道：“适见跑至井边，想是投井死了。”众人听说，都到井边探望，见黑洞洞的，军士用撩钩来搭，后主躲过，却钩不着。众人无计，遂把大石打下。后主见大石飞下来，着了急，大喊道：“不要打！快把绳筐放下来扯我便是了。”众军急取绳筐放下井去，等了半日，听得后主道：“你等须要牢牢扯紧，不可跌坏了人，我将金玉重重赏你们。”初时两个扯扯不动，又加两个，也扯不动。众兵道：“毕竟是个帝王，所以骨头重。”一个道：“毕竟是个蠹物。”发声喊，扯得起来，却是三个人束做一堆，故此这等沉重。军士簇拥了去见韩、贺二人。后主倒也冠冕，对着二人一揖。贺若弼笑道：“不必恐惧，不失作一归命侯耳！”着他领了宫眷，暂住德教殿，外面派军把守。这时晋王领兵在后，闻得后主作俘，建康已破，先着李渊、高颎进城安抚百姓，禁止焚掠。不数日，晋王遣高颎之子记室高德宏，来取美人张丽华营前听用。高颎道：“晋王为元帅，伐暴救民，岂可先以女色为事？”不肯发遣。高德宏道：“晋王兵权在手，取一女子，若抗不与，恐触其怒。”李渊道：“张贵妃狐媚迷君，窃权乱政，陈国灭亡，本于二人，岂可留此祸祟，再移隋王。不如杀却，以正晋王邪念。”高颎点头道是，高德宏苦苦争阻，李渊决意不听，叫军士带出张丽华、孔贵嫔，双双斩于清溪之畔。可怜正是：

秋水为神冰玉骨，等闲一笑国城荒。

却怜血染清溪草，不及夷光泛五湖。

李渊斩却二妃，陈国军民无不欢悦，弄得个高德宏有兴而来，没兴而去。回至行宫参见晋王，晋王笑容可掬道：“张美人可到了么？”高德宏恐晋王怪他父亲，把这事都推在李渊身上道：“小臣承命去取，父亲不敢怠慢，着备香车细辇，还选美貌嫔御十人陪送军前。”晋王笑道：“若非记室去取，高长史也未必如此知趣。”高德宏道：“只是奈何李渊……”晋王道：“李渊便怎么？”高德宏道：“他言祸根，不肯容留，连孔贵嫔都将来斩了。”晋王失惊道：“你父亲怎不做主？”高德宏道：“臣与父亲三番五次阻挡，他只是不依，反说：

‘你们父子做美人局，愚媚大王。’晋王闻言，大怒道：‘这厮可恶！他是个酒色之徒，定看上这两个美人，怪我取他，故此捻酸捻醋，把两个美人双双杀了。’心中暗想道：‘我虽不杀二妃，二妃因我而死，毕竟杀此贼子，方遂吾愿！’恨恨不已。当下懊恼一场，早已种下祸根了。

头悬小白惩亡陈，谁道匡君是忤君。

最美鵠夷东海畔，智全家国又全身。

当下晋王闻李渊将张、孔二妃斩了，一团高兴付之流水，心中恨这李渊，存忍在心，留意害他，不表。

且说这李渊，乃成纪人也，按上界亢金龙临凡，后兵举太原，称号唐王。夫人窦氏，乃周主之甥女，颇有英名，胸生三乳，天日之表，曾在龙门镇破贼，发七十箭，杀七十二人，如此威名远近皆知。当下灭陈，杀却张、孔二妃，却不致紧，早与晋王结下一段深仇了。不期晋王兵到，勉强做个好人，把江总、孔范尽行斩首，以息三吴民怨。只收图籍，封固府库，厘毫不动，只将营内之物散给三军，以博贤名。

却道贺若弼先期有违军令，李渊怠惰不修职事，上疏拘拿问罪。隋主知灭陈贺若弼功劳居首，俱免罪，还朝赐绢万匹。封晋王为太尉，赐袞冕之服，元圭白璧，封杨素为越国公，其子杨元感为开封府仪同三司；贺若弼封宋公；韩擒虎纵放士卒淫污陈宫，不与爵禄，封上柱国；高颎为齐公；李渊为唐公；随征将士，俱各重赏。

但是晋王威权日盛，名望日增，奇谋秘计之士多入幕府，使他图谋之心越急了。重用一个宇文述，叫做小陈平，晋王曾荐他为州刺史，因欲议谋秘事，故留在府。又有左庶子张衡，同谋不轨。这宇文述有一子，名叫化及，按上界璧水猶临凡，后篡位灭隋，于扬州称大许王，此是后话不表。

再说张衡，却教晋王在皇后处阳为孝敬，阴布腹心，说东宫过失，称晋王贤孝。却又重贿内官，使他们张扬晋王勤修国政，功高望重。内庭无一个不赞晋王威能才德，都说东宫懦弱无能，满宫中

说个不了。宇文述道：“大王要成此事，还少三件大事。”晋王忙问道：“不知还少什么三件大事？卿且说来。”正是：

若非天意兴唐业，那许隋炀篡逆成。

不知宇文述怎样说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谋东宫晋王纳贿 定燕山罗艺兴兵

诗曰：

四皓招来羽翼成，雄心岂肯老公卿。
直教豆向釜中泣，宁论燃萁一体生。

宇文述道：“大王，那第一件，皇后虽不大深喜东宫，然还在两便，必须大王做个苦肉计，动皇后之怜，激皇后之怒，以坚其心，此其一也。第二件，须要一位亲信大臣，言语足以取信于上，平日间进些谗言，临期一力撺掇，这便是内外夹攻，万无一失了。第三件，废斥东宫是件大事，若没罪恶，怎好废斥，须是买他一个亲信，要他首发。无事认有事，小事认大事，有了此见证，使他分辩不得，那时不怕不废。内有皇后做主，中有大臣取信，外有首人作证，何愁此事不稳？必须万全方可。”晋王道：“我自有备，只要足下为我谋之，他日功成，富贵共享。”正是：

巧计欲移云掩日，深谋致令腊回春。

当下晋王不惜钱财，从朝中宰执起，下至僚属，俱各有厚赠馈送，宫中宦官姬侍，皆重赏赐。在朝各官，只有唐公虽为旧属，却不受晋王礼物。时有大理寺卿杨约，乃越公之弟，却与宇文述是厚交好友。一日偶来拜望，宇文述延至内坐，但见：

商彝、周鼎、秦环、汉玉。彝上朱砂连翡翠，鼎中烟内

王自立，富贵共之。千乞留心。”那段达受托而去。自此积毁成山。晋王又每日与张衡谋划，将玩好之物，百般献进后宫，孝顺皇后，欲使母子离心，按下不表。

且说靠山王杨林，统兵五万，直抵冀州。那罗艺，字廉庵。父名允刚，乃北齐驾下勋爵，因功高望重，封在燕山，世袭燕公。因罗允刚中年早丧，那罗艺少年就袭了燕公之职。他为人刚勇异常，一生耿介，淡薄清廉。能使一杆滚银枪，沙漠驰名。夫人秦氏，乃亲军护卫秦旭之孙女，结发二十载，并无所出。其时罗艺闻杨林兵破马鸣关，秦旭父子尽忠死节，夫人闻得这个消息，一哭几绝。后闻杨坚篡位，灭了周主。罗艺得了此报，心中大喜，正好复仇，遂起强兵十万，战将千员，俱系训练精锐，即日起身，进犯河北冀州等处。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忽报隋主着杨林领兵五万前来，罗艺一闻此报，派兵镇守冀州，自却领兵迎敌。

且说杨林，先锋乃是四太保张开，七太保纪曾。二人正行，忽报罗艺兵马挡住去路。张开闻报，吩咐扎下营寨，次日开兵。来日，那张开、纪曾全身披挂，立于旗门之下。只见对阵上，二根素罗旗迎风飘荡，闪出一位英雄，坐在马上，面如满月，海下一部美髯。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金盔镶珠嵌宝，身穿银甲雪片飞飘。勒甲绦上
排八宝，白罗袍暗绣神鳌。烂银枪神愁鬼泣，银花锏打将
英雄。五明马如龙似虎，统貔貅燕郡名标。

张开一见，知是罗艺，举手中丈八蛇矛，当心便刺。罗艺挺枪劈面来迎。不数合，张开看来招架不住，怎当罗爷这杆枪神出鬼没，只望左腋下，不离心窝腹上，一枪紧一枪。战到情浓，罗艺逼开蛇矛，扯起银花锏，道声：“我的儿，照爷爷的家伙罢！”要的一锏，打中后心。张开叫声：“不好！”吐血伏鞍而走。纪曾大怒，仗着开山斧厉声高叫：“呔！罗艺休得无礼，太保爷爷抓你驴头下来！”举斧盖顶劈来。罗艺回马便走，纪曾随后追赶，罗艺看得真切，将坐骑一磕，那马忽失前蹄，纪曾取斧照顶砍下，罗艺举枪一晃，向纪曾

咽喉要的一枪，挑于马下。这便是罗家回马杀手独门枪。罗艺挥兵过来，冲杀有数里之遥。杨林大兵已到，闻得罗艺锏打张开，枪挑纪曾，好不骁勇，领兵冲杀过来了。杨林大怒，催兵前进，到了九龙山扎下营寨。次日摆齐队伍，亲出营前。那边罗艺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见对阵白旗招展，闪出一位英雄，怎生结束：

头戴烂银冠，上插冲天金翅；身披素锦袍，时新巧绣飞龙。外着鱼鳞镔铁甲，紧系蓝田碧玉带；手执虎头枪，暗插囚龙棒。坐下抓蹄白虎马。按天官计都星，大隋首将，横行天下，靠山王位，四海驰名。

罗艺见杨林白面黄眉，髭须三绺，勒马横枪，立于旗门之下，遂叫道：“杨林，俺闻你名称大将，曾保隋帝南征北讨，以成天下，尚且贪心不足灭北齐。恨不踏平营寨，灭你邦家，吾之愿也！”杨林道：“罗将军，汝之所论，理固当然。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今天时在隋，故一战而定北，再战而平陈，四海咸平，边疆敬服。将军虽有旧仇宿怨，亦只好待时而动。陈、齐一灭，天下归宿，料不能再兴齐室。看将军拥甲兵十万，虎视一方，何不归我大隋？老夫到长安，自当保奏将军永镇燕山，自有蟒袍挂体，玉带垂腰，不知将军意下若何？”罗艺闻言，心中想了一想，叫道：“杨林！且休饶舌，惑俺三军。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俺何惧之有？你今巧言抵饰，要俺顺隋，也罢，必须依俺三件，俺就降隋；如若不依，俺誓死不降。”杨林道：“将军，那三件？乞道其详。”正是：

永镇燕山寰宇宙，虎踞北地显威风。

当下罗艺据鞍说道：“第一件，我虽降隋，但俺部下有十万精兵须听俺自调度，永镇燕山。这可使得么？”杨林道：“这件且便依你。”“第二件，俺罗艺名虽降隋，却不上朝见驾，听调不听宣。这可使得么？”杨林道：“且依你。”“第三件，凡有诛戮，不行文书，生杀自专。这使得么？”杨林笑道：“将军，此三件乃易事，都在老夫身上。”遂吩咐三军退下十里之路。罗艺见杨林退兵，自把鞭梢一

宇，动表奏闻。自却镇守登州，亲行监督，整治府库，作筑城垣，不一年，把登州修得十分齐整坚固，按下不表。

单讲晋王日日图谋东宫之事，凡朝中宰执僚属，皆有厚赠；就是宫中姬侍宦官，皆有赏赐。在朝各官，只有李渊不受礼物，道：“臣虽旧属，但人臣不敢私交。”这晋王见李渊不受礼物，心中好生不喜道：“我的内外已成，不怕你怎的。若我如愿，必杀此老贼，方消我恨。”不想一废一兴，自有定数。那杨素得了晋王厚礼，素知文帝惧内，最听妇人之言，每每乘内宴之时，在皇后面前称扬晋王贤孝，挑拨独孤皇后。妇人心地偏窄，见识浅露，常在文帝面前冷言冷语，外面又加杨素赞成废立之事，弄得他父子们百般猜忌。况文帝素性多疑，常常遣精勇卫尉，打听太子消息，宫门不时差禁军把守。

到开皇三年十月，有东宫幸臣姬威出首太子，道：“东宫叫师妃卜吉凶，道圣上忌在十八年，此期速矣。又于厩中养马千匹。”只这两件，把个太子生扭做悖逆的罪子。大凡失于遗爱的，内有母亲救解，外有大臣谏诤，有这两件，就好挽回若干。杨林去镇山东登州，一发无人解救了。文帝得这个首章，大怒，亲御武殿，身着戎服，排立勇士，敕召太子。太子跪在殿下。宣读诏书，废东宫太子为庶人，立晋王为东宫，宇文述为护卫。东宫旧臣唐令臣、邹文胜等，皆被杨素诬奏，斩首市朝。朝中侧目，无敢言者。大夫袁旻奏道：“父子乃天性至亲，今主公反听谗言，有伤天性。今依臣奏，将杨素、姬威以诬罪太子之事反坐，伏乞主公将杨素等俱皆斩首，则朝野肃清，臣等幸甚。”又有文林郎杨孝政进章谏诤，略曰：

臣文林郎杨孝政，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切念东宫贤孝素著，有何师巫之事？况深居内宫，所养之马何在？有何实据？乞圣上将出首之奸徒杨素等，同着法司审明果否，废立不迟，不可误听谗言，有伤天性。此奏。

当下，杨孝政言道：“只宜训诲，不当废黜。”文帝不准所奏，将袁、杨二臣并皆拿下，再无敢言者。只有不怕事的李渊上疏道：

“太子失德，既经废黜，但不可废天下之重任。况几件事情俱无实据，又无对证，还宜悯恤。”文帝虽不全听，却给五品俸禄终养太子于内苑。太子不甘，常常扒在树上申冤叫屈，皆被杨素蒙蔽，言是疯颠之疾，文帝置之不理。还有太子的亲弟名秀王，因见晋王与杨素诬陷太子，心中常常不平，要与他申冤理白。不期又被张衡用计，埋两木人在华山之上，身藏杨坚、杨谅名讳，反缚钉心，诬奏是秀王故魇圣主，也将来废了。似此非礼，满朝俱各不服。适有贝州刺史裴肃上本道：“二庶人得罪内庭，宁无革心？伏愿君父天心之容，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永作藩篱，亦圣上之宏恩也。”这裴肃，乃李渊亲故。太子见本，大怒大恼，即召宇文述、张衡计议道：“这明明是李渊那厮，为斩丽华之故，恐我怀恨，怕我为君，故行阻挠。必须杀此老贼，你我方得安稳。”张衡道：“这却不难。主上素性猜疑，常梦洪水淹没都城，心中不悦。前日成公李浑之子，名唤洪儿，圣上疑他名应图谶，叫他自尽，全家自行杀害。只要散布流言，说渊洪从水，却是一体，未有不动疑者。只如此谣言，恐难免杀身之祸。”正是：

奸谋阴自域，暗里欲飞灾。

世乱忠良厄，无端履祸芽。

自此张衡暗布谣言，道：“李子结实而得天下，杨主虚花而没根基。”又道：

日月照龙舟，淮黄水逆流。

扫尽杨花落，天子季无头。

初时乡村乱说，后来街市喧喧，巡城官禁约不住，渐渐传入禁中。晋王故意奏道：“里巷妖言，大是不祥，乞行禁止。”文帝听了，甚是不悦。连李渊也担着一身干系，坐立不安。但文帝只疑在李浑身上，又值中郎将裴仁基上表道：“李浑之子名唤洪儿，暗合图谶，阴谋不轨。”正是：

妖言暗播害忠良，李浑无辜却受殃。

这本一上，不知文帝怎么批发，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造流言李渊避祸 当马快叔宝听差

诗曰：

决杀陈宫双美人，皆因一片赤忠心。
岂知谄谀将谗献，勋业名臣受害侵。

那晓圣旨发下来，可怜把成公合家五十三口，尽赴市曹。又有晋王心腹方士安伽陀奏道：“李氏当为天子。”劝文帝尽杀天下李姓之人。亏得丞相高颎奏道：“主上若再务杀戮，反至人心动摇，大为不可。如圣上有疑，可将一应姓李的不用，在朝不管兵事便了。”此时蒲山公李密，文帝心甚疑他，却喜杨素与密相交最厚，杨素要保全李密，遂赞美高颎之言，密令李密暂且退避。按李密系上界娄金狗临凡，后兵反金墉，称西魏王不表。其时在朝姓李者多有乞归田里，乞解兵权，李渊也趁这势，乞回太原。圣上准行，令他为太原留守，节制西京，克日起程。

晋王闻李渊解任，对张衡道：“计策虽好，只是不能杀他。”宇文述道：“饶得过便罢，饶不过时，下一计把他全家不留一个便了。”晋王大喜道：“计将安出？”宇文述道：“只消点东宫骠骑，命臣子化及，悄悄出城，到临潼山预先埋伏，扮作强人，把他父子一齐杀绝，岂不干净。”晋王拍掌道：“若得如此，孤尽将他家口内囊女眷一并赐汝。只是他系武官，须再得一勇士方好。”宇文述道：“臣子

足矣，又得殿下亲行，何愁大事不成？”晋王欢喜无限，依计而行不表。

且说唐公见圣上允奏，心中大喜，忙收拾起程。着宗弟李道宗、长子建成带领四十名家将，护着夫人、小姐车辇。只见夫人道：“得回故里，乃是好事。但妾身怀六甲，出去陆路车马劳顿，况分婉将及，不若俄延半月起程。”唐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目今主上多疑，奸人造谤，今圣上要杀尽姓李的，我在此一刻，如居虎穴龙潭。今幸旨意着我还乡，如放笼内之鸟，若再羁迟，李浑榜样不远。那时要想回家，除非再世了。”窦夫人嘿嘿无言，于是众人一齐上路，正是：

回首长安不胜情，惊心客路白云横。
纷纷尘起随征骑，几阵昏鸦噪暮晴。

此是中秋天气，一路轻车快马，望太原进发不表。

且说秦叔宝久居山东历城县，学得一身好武艺，在街坊专打抱不平，好出死力，不顾口舌。宁夫人常常哭着对他道：“秦氏三代，只你一人，不可负气轻生以绝秦后。”自此与人斗口，一闻母唤，飞身跑回家去了。因此人便叫他“赛专诸”。幸家中还稍有积蓄，叔宝又情性豪爽，济困扶危，结交附近好汉，因又称为“小孟尝”。他的祖上传下来一件绝世武艺，是两条一百三十斤镀金熟铜锏，有万夫不当之勇。娶妻张氏，贤德无比。最相好的是济州捕快都头，姓樊名虎，号建威，也有三五百斤气力，为人慷慨好义，与叔宝通家往来，如一个人相似。又一个豪杰姓王名勇，字伯当，此人胸襟洒落，器宇轩昂，且志气不凡，武艺绝伦。又每每忠义自许，所以常人没几个与他说得来，正如鹤立鸡群。他时时听叔宝议论，辄自叹服。还有两个是历城东门头开鞭杖行的贾顺甫、伙计柳周臣。他两个不但全身武艺，还有一桩好处：但是过往豪杰，无不交结。他宅子又宽大得紧，所以叔宝在他家时居多。正是：

才奇惊海宇，谊重世人钦。
莫恨无知已，天涯尽弟昆。

将二十名人犯交与连明，自回家中装束行李，拜别母亲妻子，同樊虎往长安司处挂了号，然后押着人犯，望山西进发。正值暮秋天气，红叶黄花，西风飒飒，一路饮食渴饮，夜住晓行。不止一日，到了长安道上。离长安五十里有一山，名临潼山，上有伍相国神祠。此山颇是险峻：

高冈连野岫，古木带云阴。
红绣天孙锦，黄飘佛国金。
林深鸟自乐，风紧叶长吟。
萧瑟生疏意，征人恐不禁。

叔宝对樊虎道：“我闻伍子胥，昔日身为明辅，挟制诸侯，临潼会上举鼎千斤，名震海宇。生前忠义，死后为神，我欲上山瞻仰一番，以便胸襟省悟。可代我押着人犯到关外等我便了。”樊虎欣然应诺，把人犯缓缓带过，自到关口去了。那叔宝纵马由大路上山，只见殿宇萧条，人烟冷落。下马进庙，拜了神圣，站起来，见神像威仪，十分钦仰。正在闲玩之际，不觉十分困倦，就在拜板上打盹片时，不表。

却说唐公李渊，辞朝别驾，于路饮食渴饮，夜住晓行，陆续望太原进发，不止一日，来到临潼道上。日当正午，过了村镇，方到临潼山楂树冈地方。李道宗和建成并马前行，唐公保着家眷在后，那晋王等扮着响马在此伺候，却好等个正着。那李道宗和建成指点山冈峻岭，林木深幽，正在赞叹，只听得树林中一声呐喊，抢出无数强人来，都用白布缠头，黑煤涂面，长枪阔斧，拦住去路，厉声高叫道：“呔！留下买路钱来！”建成吃了一惊，带回马跑往原路去了。李道宗大着胆喝道：“你这班该死男女，吃了大虫心狮子胆来的么？谁不知洒家是陇西李府，你敢来阻截道路！”说罢，拔出腰刀便砍。这些家丁都拔短刀相助。那建成骤马跑回，对唐公道：“不好了！前面都是强人，围住叔父要钱买路。”唐公道：“怎么辇毂之下，就有贼盗？”叫家将取过方天画杆银剪戟，叫建成看着家小，却待上前，不料后面又有贼人一齐杀来。唐公不敢上前，与建成保着家